



《万松浦》2025年第1期封面画作《穿过花丛》

闫平作



《泰山》，刘汀著，刊于《万松浦》2025年第一期

小说梗概

2001级新闻专业二班毕业二十周年聚会，重提2005年同学于落从泰山坠亡的悬案。当年众人夜爬泰山看日出，于落向暗恋的何欢许下赌约，却意外坠崖。警方定论为失足，众人始终存疑。聚会中，众人的各版回忆纠缠拼凑：于落的执念、何欢与孙陶然貌合神离的感情、众人各自的隐秘心思，都藏在泰山日出的迷雾中。二十年里，何欢因知晓于落的轻生念头而背负心魔，最终这场聚会让她解脱，也让她与孙陶然的漫长告别走向终点。她重登泰山，完成了与过往的和解。

创作谈

登泰山而小说

□刘汀

孔夫子登泰山而小天下，杜夫子登泰山而小众山，我等凡人愚且鲁，离先贤十万八千里，登泰山除了打卡拍照发朋友圈，似还有一事可做，且是诸多先贤所不能的，那就是“登泰山而小说”。泰山以其巍峨，以其可观东海日出，而入诗入画入赋入文，不知千万；入小说的，有肯定有，但未必多。小子不才，作一短篇小说，竟直以“泰山”为名，实在僭越。不过，好在我们这个时代倡导众生平等，人皆有文之权利，自亦有命名之权利。在国际版权法的规矩内，文章题目是不受保护的，也就是说，同一个题目，谁都可以重新作文。

我说“登泰山而小说”，并非妄言，也不是为了跟“登泰山而小天下”对仗，实在是这一短篇，确实起因于我唯一的一次泰山之行。遥想起，竟然是二十四年前的往事了。彼时我在北师大读书，大二上学期，同宿舍周同学购得台式机电脑一台，且接入网线，从此，这台机器便成了宿舍众人联通天下的窗口。那时候，时兴聊QQ，且是跟陌生人聊，人们对新鲜事物和他者的渴望空前强烈，那真是一个努力拥抱一切的时刻。我也常借用老周的电脑上QQ，随便填一个关键词，搜索出一堆网友，然后选一个网名有趣的加上去，“嗨聊”一通。我猜想，这一代人的打字速度，都是用这种方式练就的。当然，那时候更多的是加头像戴朵小花的“女网友”。为什么要打个引号？因为网络上的男或者女，都算不得数，你以为加的是貌美如花的女网友，其实可能是一个粗糙的七尺大汉。当时有句著名的话，“你根本不知道电脑对面坐的是一个人还是一条狗”。不过，人们并不在意，关键还是要看是否聊得来。“聊得来”有两种，一种是大家认知基本在一个水平线，价值观也趋同，对世界的看法能达成一致，这叫“求同”；还有一种是两个人截然不同，南辕北辙，却能给对方提供此前从未接触的信息，互具新鲜感，这叫“求异”。此刻想来，那时候加的网友，仍然是后者居多。某日，我便在网上加了这样一个网友。网名早已忘

记，只记得他是泰山脚下泰山学院的学生，学计算机，但喜欢读文学书哲学书。我们的熟悉，就是因为聊起了文学哲学。而后，他给我提供了有关泰山的诸多信息，我则奉上“天苍苍野茫茫”的草原故事。我们的友谊，经历了一个“求同”到“求异”的过程。然后，大二那年的十一假期，他发出邀请：要不要登泰山？可能他只是客气一下，我却当真了，立刻说要去。但小心谨慎的我，还是有所担心，遂邀请四位同学一起去泰安。这四位里，两男两女，其中一男一女正在恋爱的初级阶段。同时，网友还告知，这次一同来的还有他的一个表妹和她同学，竟也在我们学校的计算机系。

一行人坐车到泰安，稍作休整，在网友的陪同下，夜登泰山。登山过程无甚特别，无非是疲惫。凌晨抵达山顶。那一次，浓雾弥漫，未见日出，甚至也难以览众山之小，只觉得十八盘无有尽头，置身高处，不似人间又是人间。那时候，我和网友应是聊起了孔夫子和杜夫子的话的，不过感官上，既没小众山，更没小天下，反倒是觉得自己之渺小如芥子之于须弥。

诸位，倘若你读过拙作《泰山》，应该就能发现，小说里登山的缘起和登山人员的搭配，基本来自我的那次经历。这便引出这篇文章的第一个关键词：经验如何转化成文本？尤其是如何转化为小说文本？如果是写散文非虚构，挑那事实剪裁、排列、描述、评价即可，事实和描述事实的方式本身即含有文学意义。但虚构的小说则完全不同，它需要在真假虚实的情节里，内含一种极为关键的“特别之物”。这东西有时可以命名甚至定义，更多时候则只是作者和读者之间心照不宣的秘密，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。这话不好理解，不如引社会学学家金观涛当年用以说明时代性的例子，来作对比照。我们如果把一篇小说比作一场篮球赛，赛程如文法，战术如谋篇，排兵是局部，抢断似异峰突起，球赛之惊险刺激，一如小说之精彩巧妙，此等场面，诸位自可尽情想象。到此，不妨再做

一假设——若干年后，我们的后人从录像中看到一场篮球比赛，但是那只球的影像被彻底抹掉，后人所见者何？不过是一群人对虚空张牙舞爪、足之蹈之，看起来莫名其妙，他们是决然不会理解这场景的。小说中的那个“东西”，即篮球比赛之篮球也。当篮球足球排球乒乓球汇聚到一起，并同时跳动起来，那就是我们的“时代之心”了。所以，我需要找到一只自泰山而下，准确落到人心中的篮球。

这只球，表面看是一个死亡事件，也即小说中的于落之死，它造成何欢与陶然二十年的心魔，如无形之绳，将二人死死绑定；却又是无形之隔，让他们无比亲密而绝不能彼此理解。作者在小说中设置死亡是容易的，甚至有时候是随意的，但我向来秉持的挂念是“在虚构中杀人，一如在现实中杀人”，须做到他不得不死，即于落之坠落，得成为他命运的必然。

那次泰山之旅，登顶之后，山风凛冽，云海虽茫茫，亦无趣，且一夜攀登的疲劳，早已把人们的审美之心消耗殆尽，我们匆匆下山而去。回到北京后，没想到我与网友的表妹，竟还有关联。后一年，我负责当时的文艺学网站改版的具体工作，带着几个中文系的师弟师妹和计算机学院外请的同学，一起搜集资料，制作网页，更新网站。那外请的两位同学，其中一位就是网友的表妹。那时候，网站建设还极为落后，需要给每一个网页填充内容，上传服务器，生成一个链接，然后将这个链接接入有可能点击或搜索它的其他网页，工作枯燥而烦琐。好在那时负责的老师给我授权，可偶尔带大家到兰慧餐厅打打牙祭，还有一点劳务可拿。等我们完成任务，互联网已经更新换代，新的建网方式已经普及，又快又好。

再之后，某日我于QQ上看到外请的另一位同学的签名，顿时人如电击，木然良久。那签名是一句悼词，所悼念者，竟然就是网友的表妹。那个皮肤黝黑、爽朗活泼的20岁少女，竟然已得病离世。那是我第一次经历自己

还算熟悉的同龄人离去。她的死亡，横亘于我的大学生活中，如坚冰在胃，难以化解。我知道，只有到了某一天，我借由文学的方式，才可能彻底消融这同龄人的死。因此，除了小说中对于落的描述之外，在人间，他是替这位女孩死的。

在小说的结尾，何欢终于从记忆和心之困境中走出，她再一次独自登临泰山。她躺卧泰山顶上，忽有所感，并非自己终于征服了这座山峰，而是世界颠倒，她撑起了泰山。所以，她彻底解脱否？未必。如同我们现实生活里所遭遇的事，时间经过我们，就必然会留下痕迹。我们永远不可能超越过去而存在，我们所能做的，就是奋力将一切举起来。

我还会去登泰山吗？不知道。不过，基本可以确定的是，以我现在的体力精力，应该没法再夜登泰山了，我似乎只能乘索道而上。我脑海里，仍然会不由自主地浮现孔夫子杜夫子的话，甚至想起李健吾的《雨中登泰山》等文章，但我更会想起的，是一个叫于落的虚构人物，从山顶一跃而下。他的坠亡对他的亲人和同学来说，始终是一个谜，只有我清楚，真正的凶手是我。

从更遥远的时间和更宏大的空间回看我们所处的此时此刻，会有无数泰山般的巍峨之物显现，如AI的爆发，如战争的威胁，如那些超拔的科技，如那些逆天的建筑，但这些远远不是我们的时代之心。我们的时代之心，只在也必在我们的喜怒哀乐、爱恨情仇之中，在无数普通个体因本能活着而形成的集体精神之中。换言之，我们既是那篮球场上的观众，欢呼呐喊，亦是场上的队员，持球突破，更是那只球，至少是球的一部分。

泰山巍巍，万年风雨无损其高也；小说短短，几千字而无损其大也。人生不满百，却常怀千岁之忧。小说家所能为者，不过是感时花溅泪，恨别鸟惊心，比别人多了一层万古愁，且努力将这世间之愁赋形，以待后来人心中有戚戚，能感到时空所无法阻隔的、人之为人的根本所在。

评点

《泰山》：冰面之下

□赵坤

开篇明义，刘汀的短篇新作《泰山》从2001级新闻专业二班毕业二十周年的同学聚会写起，三个主角甫一开场便陷入二十年前那次泰山赌约的讨论。悬搁存疑时，一通来自南极科考站的视频电话打断了他们，故事也就此展开。那有如画外音的电话来自毕业就去南极工作、从未出席过聚会的一名同学。他在视频里，“呵着白气，掉转头镜头，给大家看一座移动的冰山，并介绍说，他验证了，冰山理论是真的，这座冰山的百分之九十都在水下。它的巨大你们想象不到……如果倒过来，它可能是世界第八高峰”。这套看似闲笔的“冰山理论”，其实呼应了小说开篇所设置的疑问，既牵动着人物的命运，打开了记忆的豁口，又慢慢将时间掩埋的生活真相拉出水面。更妙的是，“冰山”还作为小说叙事的方法论，在结构设置上伏脉千里，为正文余下的百分之九十做足了铺垫。

小说悬搁存疑的问题是，那天早上登顶泰山后，到底有没有看到日出？这是二十年前那场“情感赌约”的全部内容。启动这个话题的，是当年一起爬过泰山，但后来再也没有参加过同学会的标点。作为即将远赴非洲开市的同学会“局外人”，标点代表的是生活中的偶然性。他的随意出现和随口一问，将当下的惯性生活直接连接到二十年前毕业旅行。而那场赌约之所以牵动人心，是因为事关人命。当年的毕业季，于落想约暗恋对象何欢去爬泰山，但何欢不肯和于落单独外出，便带着男友孙陶然，孙陶然为免三人尴尬，又拉上了标点。四个人就这样坐了一夜绿

皮火车从北京到了泰安。登山途中，于落单方面向何欢打赌，“如果今天我们能看到日出，你就跟陶然分手”，因为“你们根本不般配……我们才是命中注定”。于落说出赌约时，标点正坐在不远处歇脚，没人注意到他把这句话听了进去。更没有人会想到，那个赌约还没来得及揭开谜底，意外就发生了——于落在爬到山顶之后突然失足坠崖，随着身体的跌落，他将谜底永远封印在了泰山的山谷。

在标点没有提起这个赌约的前二十年，于落离世，何欢和孙陶然延续着校园情侣的关系，不咸不淡地生活着。他们同居，但没领证，没办婚礼，也没要孩子，就连生活用品都没有什么交叉混用的。共用的沙发和床，各自也只占固定的一半，即使对方不在家，也不去碰那另一半。他们似乎随时做好了分开的准备。直到标点这个二十年前的当事人再次出现，打开了时间的豁口，将记忆重新拉回2005年的那个夏天，平静生活的水面才被打破，露出暗流涌动的巨大冰山。

那年的泰山攀爬队伍里，除了北京过去的于落、何欢、孙陶然和标点四人，还有于落在泰安学院统计学专业的朋友薛成，以及薛成的师妹吴颖。面对和生活一样难搞的泰山，六个年轻人拾级而上，情感的张力随着青春的荷尔蒙在每一级台阶的攀爬中疯长，将本来是于落、何欢和孙陶然三人的情感纠葛，演变成一场多维复杂的情感关系。漫长的登山之旅中，孙陶然因为和吴颖短暂离队，失去了听到赌约的机会，也失去了在何欢心里的分量。但于落也并没有因此就成为

这场“情感赌约”中的赢家，很难说这与他随后坠崖事件之间有无关系，但他在日出前夕的浓雾与混乱中，自泰山之巅跌落，却是实实在在的事。因为少了赌约的核心人物于落，此后关于那一天是否真的出现了日出，幸存者的记忆出现了严重的偏差。孙陶然在相似的聚会中给出了截然相反的描述，何欢却将自己锁死在了一个关于“错位触觉”的秘密里。那是随着于落消失而被冰封，又被标点重新提起的全部记忆。

记忆的起点在那次登山的两年前，与泰山之夜近似的的一个暗夜，在2003年的非典封校期间。那晚，何欢与孙陶然吵架后，独自在校园里散步，被翻墙回校的于落撞倒。漆黑的夜晚两人谁也没有看清楚对方，却能够在保安巡查时，毫不犹豫地牵起了手，谎称在一起散步，成功蒙混过关。很难解释二人默契的来源，但无意识冰山的推动，感动了彼此很长一段时间。于落将对方视为救星，视为神；何欢更是无数次地从中获得精神力量。“它的大小、温度、力度、手掌的厚度等等一切，天衣无缝地跟她的手结合在一起，它们就像最精密的嵌套仪器一样，连声音都没有发出，就毫无痕迹地嵌合在一起……在无数个困顿时刻，她蜷缩在沙发里、工位上、厕所马桶上，一阵宣泄般的哭泣之后，当时的感觉就会从右手掌心升起，然后传遍全身，仿佛它就种在她骨肉里，每到关键时刻便迅速苏醒，拯救她于精神的危难之中。”但恍惚间的感受是非理性的，很难通过理性的考验。当站在山顶的于落终于等到云雾散开，看到太阳的他却没有之前那么笃定了，“我喜

欢上的可能是那天晚上的你，我想象中的你，不一定是白天的你，现实里的你”。得知真相的何欢也更清晰，虽然与那个定力不够的、喜欢表演满盘夹菜的孙陶然是不契合的，但这也并不代表与那只手掌的主人就契合。甚至发现那只手的真正主人是于落时，她愤怒地在心里指责于落不该有这右手、不配有这右手。她懊恼于落打破了她那晚的美好回忆，甚至生出恨意，以至于当她觉察到于落有明显的自杀倾向时，依然没有做出任何反应，眼睁睁地看着对方为“情感赌约”献祭，“要么是对一切的总结，要么是总结一切”。感觉的幻象被戳破后，于落坠崖，随着他肉身的消亡，那只曾经带给两人无限温暖的手掌也变得“僵硬、冰冷，像某种动物的爪子”。

登上泰山之巅，也是俯瞰冰面之下。那些日常的、烟火的、易逝的冰面之下的人间生活，都需要足够的海拔才能获得能见的视野。作者选择五岳之首，并以2025年的同学会、2005年的泰山行和2003年非典期间的校园三个核心时空作为记忆点，形成螺旋叙事结构。只有三个及以上的时间锚点，才能编织出打破线性人生的叙事网。这张叙事网上，作者通过人物回忆及拼贴、重述、连缀等方式，贯穿起时间锚点相关的所有人生路向，露出那些伏藏在冰面之下的多面人生。也因此，“泰山”在小说中既是场景空间，也是心灵时间，是刘汀为所有在现世性荒原中挣扎的心灵提供的一处能见之地。

有了这方天地，小说结尾处何欢的再次登顶也被赋予了意义。与孙陶然分开后，何欢独自重

返泰山，一步没歇爬上山顶，精疲力竭地躺在地上。那一刻，天地在她的感知中旋转、颠倒，她终于面对了潜藏在冰面下的记忆，虽然那记忆沉重得像背起了泰山，但做完二十年前就该做的事，缝合起二十年的时光，也让她觉得能“一个人就把泰山撑了起来”。这是何欢借“能见之地”，建立起属于自己的、无可撼动的内心山岳，也是作者刘汀以上帝之手，在于落的“坠落”与何欢的“撑起”之间，搭建出的新的意义空间。面对难如登山的生活压力，人会时刻感受到命运的重力在向下拖拽，难堪重负时，就可能变成向下坠落的于落；所以结尾处泰山之巅的天地倒转，是绝境处逢源，是儒道之辨，也是文学的成全。人只有在背靠大地的时刻，才能将沉重的记忆转化为自身的脊梁。如果泰山之行可算一场人生之旅，这就是作者馈赠给人间过客的礼物。

